

2011 年世界南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當台灣技術團遇上諾魯推廣戶：

一項行動模式的改造計畫

計畫類別：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可行性調查補助案

執行期間： 2011 年 7 月 18 日至 2011 年 9 月 7 日

計畫單位/人員（簽章）：

成果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附註：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或研究計畫成果全文資料，授予「世界南島學術研究計畫辦公室」，得限計畫辦公室於教育部申請年度計畫或呈報成果時使用，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中 華 民 國 1 0 0 年 1 0 月 5 日

2011 年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可行性調查成果報告

當台灣技術團遇上諾魯推廣戶：一項行動模式的改造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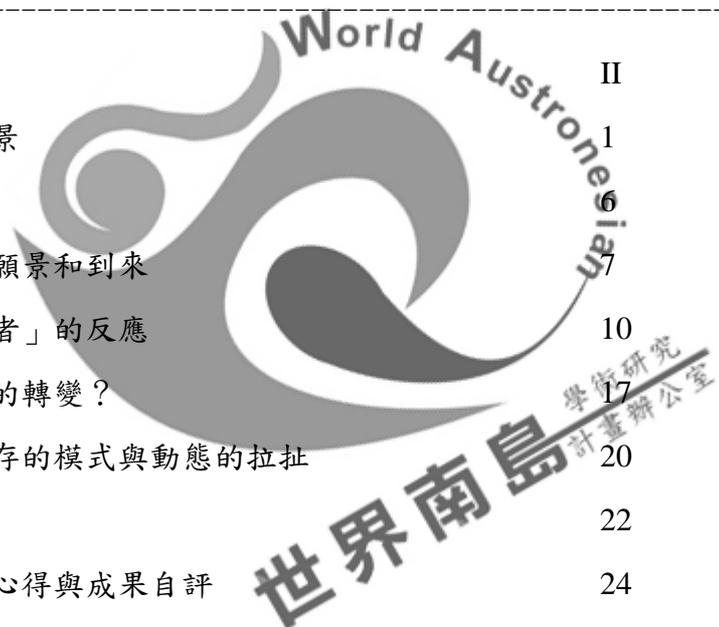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

賴冠全

itoinhotman2@gmail.com

目錄

中英文摘要	II
一、田野地背景	1
二、研究方法	6
三、外來者的願景和到來	7
四、在地「他者」的反應	10
五、是什麼樣的轉變？	17
六、小結：共存的模式與動態的拉扯	20
七、參考資料	22
八、執行計畫心得與成果自評	24
九、田野照片	26



摘要

台灣與諾魯於 2005 年重新建交，2006 年技術團進駐諾魯。目前在諾魯進行的技術合作計畫是以外交部所提「360 計畫」為首要前提所擬定的從 2011 年 1 月開始的「四年計畫」，其中又再分為園藝和畜牧兩項計畫。團員基本上認同四年計畫的宗旨和方向，僅對某部分策略有所質疑。計畫以提高諾魯本地自行生產的農牧產量達到進口替代，改善飲食健康，鼓勵人民自行生產發展農牧業。然而推廣戶呈現出的反應和技術團所設定的理想狀態相差甚鉅。除了天然條件與資本的限制，諾魯人的種植與飼養還有放任的特質。諾魯人生活中有很多種不同的行動—思維模式互相拉扯與交融，而技術團所做的，正是將諾魯人的生活從一種模式牽引到另一種模式，形成拉扯、交融中的一股力道。這股力道作用在將種植飼養由嗜好型行動模式移轉到生計型行動模式，將少量的蔬菜水果食用需求提高到為健康而吃的重要需求，還有將蔬果雞豬產品從分享交換的行動思維轉變到貨幣購買商品的行動思維。形成共存行動模式間的動態拉扯。

關鍵字：技術團、諾魯、發展計畫、行動模式、農牧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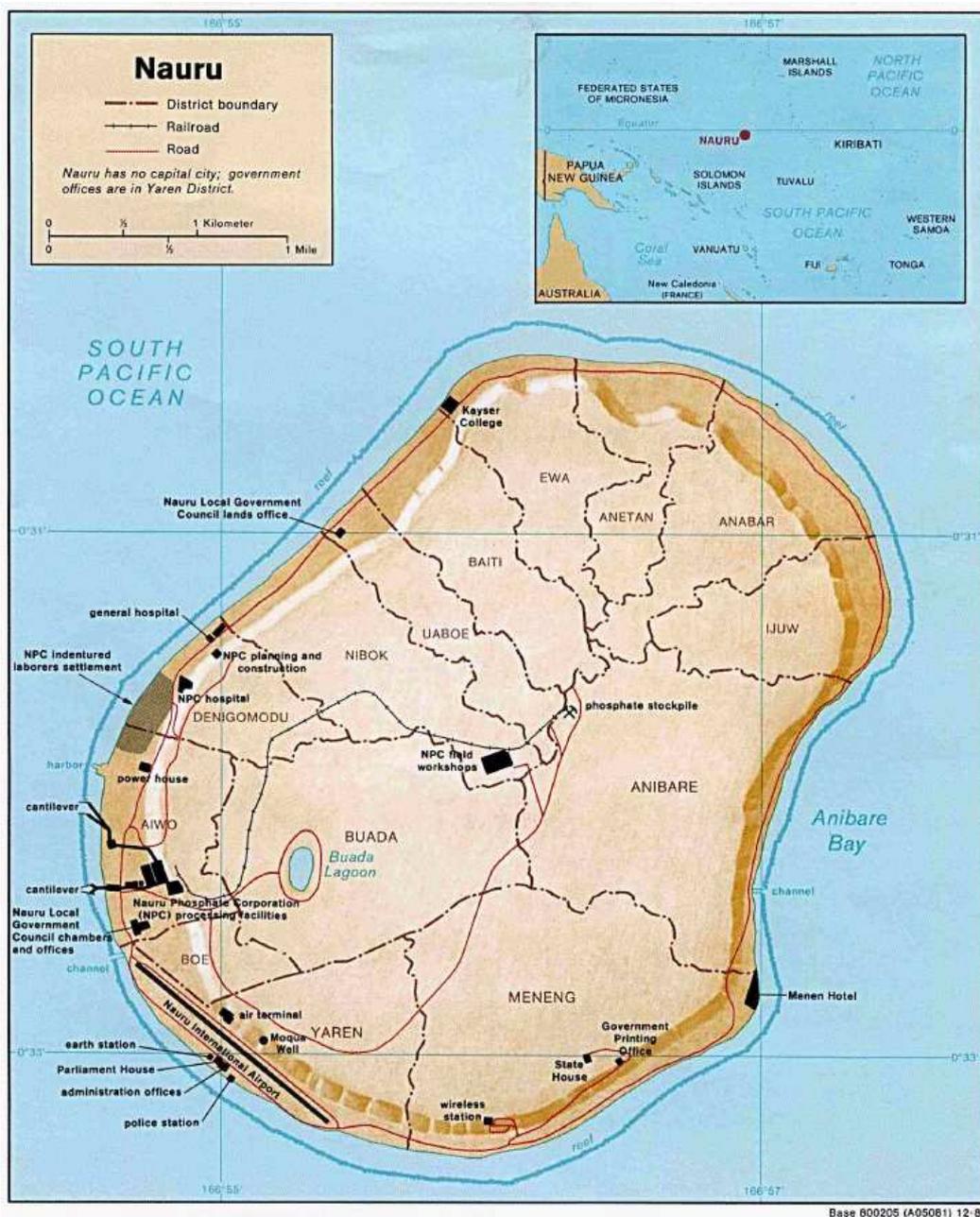
Abstract

Taiwan and Republic of Nauru re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 in 2005, Taiwan Technical Mission(TTM) stationed in Nauru in 2005. The currently cooperated project is “Four Years Project” which based on “360 Project” proposed by Taiw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 and further separate into Horticulture Project and Livestock Project. Members of TTM basically agree with project’s main idea, only question some part of strategy. The project try to increase local vegetables and livestock production, to free the dependency on imported food and to improve diet and health, to encourage people produce by themselves. However the Expansion Farmers react very differently from TTM’s expectation. Except the natural condition and capital limitation, Nauruan do planting and feeding without intense car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modes of action—mind pulling and mingling with each other in Nauruan life, TTM is one force of the pulling, tracking Nauruan life from one mode to another. This force effect on transfers from habit mode of planting and feeding to livelihood mode, from low veges an fruits demand to highly dependence for health, from sharing and exchanging of products to market selling. Forming a dynamic pulling within coexisted modes of action.

Keywords: TTM, Nauru, development project, mode of action, agriculture, livestock

一、田野地背景

(一) 諾魯



(圖片來源：National Assessment Report：Republic of Nauru)

諾魯共和國為一太平洋島國，位於東經 166 度 56 分，南緯 0 度 32 分，赤道南方約 93 公里處。諾魯是由地形擡升作用形成的珊瑚礁島，面積 21 平方公里，人口僅 1.1 萬人（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2011），可說是太平洋中的蕞爾小島。島上陸地分為海拔約 70 公尺的內陸區，和環繞島一周、寬約 100 至 300 公尺的平坦沿海區；全島分為十四個行政區，絕大部分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區，Buada 是唯

一不靠海的內陸聚落，人們圍繞瀉湖居住，土壤肥沃適合許多植物生長。占全島面積 4/5 的內陸區蘊含豐富的磷礦，自十九世紀歐洲人發現以降便持續地開採，並引入來自其他太平洋島國，及中國、菲律賓等地的外籍移工，有些後代便定居諾魯，也不斷有新的人口為尋找工作機會從家鄉來到諾魯。因此目前諾魯的人口組成除了 77% 是本地人之外（SPC and Nauru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6），尚包括吉里巴斯、吐瓦魯、菲律賓、中國等外來移民；除中國人之外有些移民也與當地人通婚。這些人來此地多為勞工身分，當建築工或餐廳員工賺錢，經營餐館、小商店者大多是中國人和少部分菲律賓人。在諾魯另有少數澳洲、斐濟等各國人來此擔任政府官員、教師、醫療人員、援助等工作。

在與歐洲人接觸之前，諾魯人最主要的生計是漁業，和島上種類不豐的植物如椰子、林投樹（Wedgwood 1936）。歐洲人的到來與磷礦的開採，也帶來生計上的改變，諾魯人不再從事在地生產，絕大多數食物來源皆為進口，人們從商店、餐館得到每日所需的食物（Pollock 1996）。直至今日，這種情況並未有太大改變，島內日常所需幾乎仍然全靠進口，除了魚類和其他海生生物以外，自行生產比例很低，諾魯人依舊仰賴商店和餐館購買的食物來源。開採之後磷礦出口一直是諾魯最主要的經濟來源，經濟結構由政府 and 國營事業把持，私人企業很少，僅有約七家大型商店由諾魯企業者經營，這幾家商店也是主要的食物進口商，其他還有上百家中國小商店和餐館，也會自行做小額進口。大部分人民在公家或半公家單位上班，不須高技術性勞務便可領取高額薪水（ADB 2007），此外每一位繼承內陸土地所有權者，也可拿到政府發放的租金和磷礦分紅。

1970 和 1980 年代磷礦收入達到頂峰，人民所得相當高，加上教育、醫療甚至新建住宅的費用，均由國家負擔，諾魯人一度過著非常富裕的生活。至 1990 年代起因磷礦價格下跌、出口銳減，嚴重衝擊諾魯政府財政，加上政府使用磷礦收入進行的海外投資失敗，已無力解決財務赤字。於是公家單位只得遣散員工、調降薪水，並積欠了大量未付的工資；諾魯銀行也面臨倒閉，人民不但面臨失業、收入減少買不起食物的困頓，存款也提領不出現金，只能拿到不知何時才能兌換的一張張支票。根據 1990 到 2006 年的國家生產總額和人均所得歷年統計，諾魯人的平均收入雖仍高於鄰近太平洋小國，但卻逐年下降，和過去相比生活水準已

大幅滑落 (ADB 1999, 2007)，一連串的危機和困境使諾魯從快樂之島 (Pleasant Island) 掉入經濟黑暗期。

在經濟崩垮之前，就已經有論述指出諾魯依賴進口的飲食結構會影響人民健康。Pollock (1995, 1996) 表示諾魯人的飲食健康問題，早在 1979 年就被流行病學家 Zimmet 的研究勾畫出來；Zimmet 指出諾魯人體型過胖，糖尿病比例很高，並且認為造成這種現象是源自日常飲食長期依賴進口，造成營養失調所致。雖然 Pollock 對此論述提出批判，但許多世界組織和援助機構，以及諾魯政府本身，都是以此營養學和疾病學的基礎來認識諾魯遭遇的問題。經濟崩盤之後，來自各單位的外援也於此時期進到了諾魯，包括 FAO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SPC (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AusAID (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以及台灣技術團等，開始進行眾多各異的援助發展計畫。糧食安全與飲食健康這兩個前後相關的問題，被論述的力道也逐漸加強。在一份 FAO 對諾魯所做的分析報告中指出，糧食安全是諾魯政府和所有援助者關注的主要問題，高漲的糧價和諾魯的經濟衰微使這問題持續惡化，增加國內食物生產是當務之急 (FAO 2009)。台灣外交人員引用 Zimmet 的研究，說明諾魯依賴進口的飲食中缺乏蔬果，造成國民健康問題 (林瓊雲 2009)；諾魯衛生部的報告同樣表示飲食不均、少食蔬果，是造成國人二型糖尿病比例全球最高，與平均年齡下滑的重要因素 (FAO 2009)，甚至還有報告提出諾魯人缺少勞動的生活習慣也是影響健康的原因之一 (ADB 2007)。在這些論述當中，都強調增加本地生產的解決方式，本地產量增多便可減少進口依賴，穩固糧食安全，而自行栽種的農產品也可解決進口蔬果過於昂貴的問題，改善飲食健康。

面臨經濟危機的諾魯政府也施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方案，希望能重整財政。同時政府也開始強調「永續」的國家發展方向，並於 2005 年完成「國家永續發展策略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簡稱 NSDS)」，規劃短程與長程目標，做為未來發展的基礎藍圖。出現在各組織、機構的問題論述，同樣也出現在 NSDS 當中。NSDS 將飲食過度依賴進口列為必需改善的重點，同時也以增加國內自行生產做為應對之道，在現階段希望以鼓勵人民開闢家庭園圃 (kitchen garden)，自行生產蔬果和家畜的方式增加在地生產，減少進口食物的依賴。更

長遠的目標，則希望發展更具規模的農業，做為國家未來永續、多元化的產業項目 (Nauru 2006)。諾魯目前仍進行磷礦二次開採，仍以磷礦出口和外援為國家財政主要來源，但在 NSDS 的規劃下則希望能在二次開採結束之後，完成國土復育 (rehabilitation) 和開創多元產業與國家收入來源的永續發展願景。

(二) 台灣技術團

台灣技術團是眾多世界組織機構進入到諾魯的其中一股力量。自從 1991 年台灣與諾魯共和國建交，隔年即派遣技術團進駐諾魯。自 1992 年至 2002 年台諾斷交此段時期，技術團在當地執行的所有計畫項目包括蔬菜果樹引種栽培、蛋雞飼育及水產養殖計畫，但其間歷經了兩次計畫內容調整。斷交後隨即撤團，直到 2005 年台諾再度建交，才重新開始雙方的農業技術合作。2006 年技術團再次進駐諾魯當地，並開始執行園藝、畜牧及水產養殖三項計畫，於 2008 年又做了一次計畫調整，改為園藝、畜牧兩項 (國合會網站 2011)。

而現今的台灣駐諾魯技術團人員編制為三人，一位團長加上兩位技師。由於這是一項強調受援國主體性的雙邊合作計畫，技術團並非完全獨立作業，而主要是和諾魯政府工商部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dustry, Environment, 簡稱 CIE) 底下的農業司 (Agriculture Division) 共同合作進行。技術團與諾魯政府的互動機會相當多而頻繁，每個月技術團都會與農業司召開共同會議討論協商計畫的制定和操作，此外在計畫運作當中或是一些周邊計畫，也時常會和其他政府部門有牽連。團長擔負整個計畫的成敗之責，他是計畫的主要擬定者，也有更多的機會和職責與諾魯政府人員溝通協調。技師則是計畫的執行人，畜牧技師執行畜牧計畫，園藝計畫則由園藝技師負責，推廣計畫的執行面就大多為技師的工作。技師負責管理農、牧場的生產狀況，安排每種作物或動物的生產進度，以確保產量達標；技師的另一工作重點是推廣，除了舉辦講習班教授推廣戶農牧知識和技術，還有每周到推廣戶家中巡視、給予物資或建議、協助解決困難等等，可以說與推廣戶之間的互動幾乎都是技師的職責。

技術團在諾魯當地有三個據點：Meneng 的團部，是團長辦公室和所有團員生活起居之地；Buada 的園藝農場，是最主要的農作物栽種地，也是園藝技師的

活動據點；Anabar 的雞、豬畜養牧場，則是畜牧技師的大本營。農、牧場除了技師以外，還有受雇的諾魯工人，Buada 農場主要工人有四名，Anabar 牧場則有六名。此外農業司還指派了兩名計畫經理人，各自和園藝及畜牧技師合作共事，準備明年接手要移交給農業司管理的兩座農場；經理人除了和技師一同管理農場，也會和技師一起做巡迴推廣。因此技師除了和推廣戶互動密切以外，他們也和農場的諾魯工人以及諾魯經理人有最多的接觸。

然而雖然技術團團長和技師有不同職務，也使得兩者 and 不同角色的諾魯人有不同的互動機會，但這並不表示團長就不會接觸到推廣戶或經理人，也不表示技師不會與更高層的諾魯官員互動。技師同樣會參與與農業司的共同會議，也會在當中提出意見討論，而團長基於對計畫的總體責任，偶爾也會到農場巡視察看，或跟著推廣活動來到推廣現場。兩者職務雖有不同，但仍然會和每個與計畫相關的諾魯人有所互動，只是程度上有所差異。

除了技術團以外，在諾魯當地的台灣人還有大使館人員，大使館雖然不直接對技術團有管轄權，但是有監督權責。此外大使館層級較高，技術團所提各項計畫必須參照大使館的意見。另每年會有二到三名不等的外交替代役男前來諾魯服役，他們在諾魯期間是交由技術團管理；替代役主要角色是支援，對計畫的涉入可深可淺，但筆者在諾魯田野期間也遇到一名曾經獨自管理農場兩個月的役男，他對整個園藝計畫有著不小的貢獻和參與度。

(三) 推廣戶

所謂推廣戶是一個很難加以劃界的人群。推廣戶不見得一定是諾魯人，在諾魯有不少吉里巴斯人和吐瓦魯人移民，為了工作謀生來到諾魯，有的在此地結婚生子永久定居，這些人如果有興趣種植或飼養而找上技術團，技術團也會將其視為推廣戶。然而不論這些人國籍上是否為諾魯人，在土生土長諾魯人眼中，甚至是他們的自我認同，仍然視他們為吉里巴斯人或吐瓦魯人。此外在諾魯有約三百名中國人前來打工或開店賺錢，少數中國人在此向諾魯人租地，靠著種菜賣菜賺錢。這些中國農人不論資金、農地規模、耕種的投入程度都不是任何一名諾魯推廣戶可以比較的，而他們也會和台灣技術團交流一些訊息或資源。技術團看這些

中國菜農的角色就比較曖昧，正式來說他們不算推廣對象，但另一方面團員也表示這些菜農的生產，也是能提高諾魯本地的生產，增加人民對蔬菜的消費食用，活絡刺激當地的蔬菜市場，偶爾還是會和他們做交流。

推廣戶也不見得是「有在種植或飼養的人」，諾魯人種植或飼養的行為並不一定是長期持續的，而可能有間斷甚至停止。種植最為明顯，團長和技師都向我指出，從 2009 年五月開始直到 2010 年三月諾魯滴水未下，大部分的推廣戶都停止種植，¹直到今年四月才開始下起雨，到了筆者親自造訪的七、八月，根據技師的說法，原先的七十幾名園藝推廣戶僅有三十幾戶目前開始復種。於是某些沒有在從事種植行為的諾魯人，他們的園圃看來雜草蔓生幾乎荒廢，但過去可能曾經是技師常常造訪的地點之一，這些人雖然也可算是推廣戶，但卻逐漸被技師歸類到失敗名單之列。另一方面，有些人可能正在進行種植、飼養行為，但他目前卻沒有和技術團有任何直接接觸。根據筆者觀察，諾魯人飼養的豬、雞與他人互相分享或買賣的機會十分頻繁，而且都發生在技術團的掌控之外；若有人想開始養雞或養豬不需經由技術團，可以直接從別的飼養者購買或分享得到。這些人雖然不算推廣戶，但一旦他們和技術團接觸，馬上可以成為新的推廣戶。換句話說，技術團的推廣戶名單是不停變動的，而且變動速度很快，隨時會有人從名單中流失或加入。因此對技術團而言，也無法真正掌握諾魯全島所有的正在從事種植或飼養的人，技術團的推廣戶名單也不等於正在從事者的名單。

「族群」、「從事行為」、「與技術團接觸」這三項指標如果個別以定義來看，都難以作為界定推廣戶的條件，於是筆者認為只有回到研究計畫脈絡中，才能比較有效地界定出作為研究對象的推廣戶。由於本研究主旨在觀察技術團和諾魯當地人的互動模式與互動後的影響，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將目標鎖定在有和技術團接觸過的諾魯人民，無疑這種作法會將許多重要報導人排除掉，就有待筆者後續研究如何再將其他行動者作定位。

二、研究方法

本次田野調查研究方法主要為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和文獻蒐集。深度訪談對

¹ 旱季是諾魯的自然現象，此現象不見得是使諾魯人停止種植的唯一原因，但無疑是種植上極大的阻礙。至於諾魯人種或不種的背後原因，則是本文最終希望探討的複雜問題。

象為技術團團員和替代役男，以及九位推廣戶；此外也包括較瑣碎片段的日常談話，主要對象有技術團團員、替代役、經理人、農牧場工人、推廣戶等等，當然還包括在諾魯居住期間所有相處過的人。筆者實際參與觀察園藝講習班一場、養雞講習班一場、閹割小豬示範一場，以及與技師、經理人一同巡迴推廣數次。此外筆者另花了一週時間觀察 Buada 農場與 Anabar 牧場一整天的工作情形，還實地觀察三次諾魯週六假日市集農場蔬菜販賣情形，另外因寄宿於一當地人家中，也參與觀察不少寄宿家庭的每日生活。文獻蒐集主要是請技術團協助提供計畫相關文件，包含計畫書、月報季報等。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在研究中與諾魯人的對談溝通都是以英語進行，但諾魯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用語仍是諾魯語，只有在與外國人（如筆者）交談時才會特地使用英語。而筆者在田野期間也幾乎無法進到當地母語情境脈絡，當諾魯人隨時在用諾魯話與他人交談時，筆者是完全聽不懂對話內容，除非特地詢問他們才會再用英語解釋一遍。因此所有的訪談結果實際上都經過兩重的轉譯，和真實的語意情境必定會有落差，若遇到英語不太流利的諾魯人，訊息的傳遞更是破碎失真；而事件發生的當下也往往無法馬上進入情境，必須延遲到事後的詢問才能進行了解。

整體而言筆者在田野調查期間，接觸較多的對象是技術團員、推廣戶、經理人及農場工人，對諾魯政府人員接觸有限，除了經理人算是農業司人員，其他官員相處機會很少。這一點十分可惜，因為本研究希望瞄準的是圍繞著計劃的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和互動當中呈現出的反應。但因為少了農業司官員這一環，幾乎無法深入了解農業司和技術團或推廣戶之間的互動情形。筆者花了大部分的調查心力在推廣戶身上，為了跨越文化隔閡和語言障礙，只得持續地拜訪，靠多次長時間的相處和對話，不斷調整提問的方式，才可能確認雙方傳達的意思，釐清彼此溝通中的誤解。此外，筆者另花不少時間觀察農牧場中諾魯工人的作業情形，和他們與技師、經理人的互動過程，這也是研究之初沒有預期到的。要同時兼顧深度與廣度是困難的，一方面要設法深入了解諾魯人的思考行動邏輯，另一方面又得將觸角伸展到各個行動者，更熟練的語言溝通和訪談技巧，以及更具體明確的問題意識，是克服這項困難的可行方式。

三、外來者的願景和到來

要了解技術團得先從了解計畫開始。前文提到，技術團是眾多進入到諾魯的力量中的一部份，技術團在諾魯執行的計畫，也同樣在參與實踐著關於諾魯的問題論述和解決之道。更細部地看，技術團目前在諾魯進行的技術合作計畫實參雜了來自各方的元素，而整合起來仍緊扣著諾魯政府和世界援助組織機構的問題論述，與解決的策略方向。技術團是以外交部所提「360 計畫」為首要前提，並承襲過去技術團在此所作的推廣項目和基礎，參考諾魯本國「國家永續發展策略 (NSDS)」，再加上國合會內的新政策方針，所擬定的從 2011 年 1 月開始的「四年計畫」，其中又再分為園藝和畜牧兩項計畫。

「360 計畫」起於馬英九總統於 2009 年三月出訪太平洋的六個邦交國，外交部特地提出「太誼專案」，而「360 計畫」便是太誼專案的一部份。專案內容認為太平洋友邦國均受農業生產不足之苦，為了解決糧食安全與飲食健康問題，將由技術團在邦交國於「3 年內開發生產至少 6 項農畜產品，使該產品達到 0 進口的自給自足目標」(外交部網站 2011)。四年計畫在 360 計畫的基準下，將因依賴進口而生的糧食安全與飲食健康列為兩個主軸核心問題，也將增加在地農牧產量當作主要的緩解方式。除此之外，在雙邊合作架構下，技術團來到諾魯要視受援國的需要制定計畫。團長和技師都向筆者表示，由於諾魯政府對發展最重要的參照依據是 NSDS，技術團計畫的擬定便是按諾方的需求，設法達成 NSDS 設定的目標。前文已述及 NSDS 裡的問題關懷和策略方針，其內容與四年計畫的核心宗旨是一致的。因此，綜合 360 計畫與 NSDS，四年計畫運作的模式是透過經營農牧場，達到增產和推廣的功能。農場一方面生產出完成品，直接以販賣方式處理，並將販賣所得全數歸入諾魯政府的「農業發展基金」，²做為未來經營和發展資金來源。另一方面則設法向人民推廣建立小型家庭園圃，鼓勵其自行生產；農場培育出幼苗和仔豬、仔雞，送至推廣戶手中由其自行栽種蔬菜和畜養雞、豬。技術團的四年計畫除了在理念上和諾魯政府互有共識，在做法上也符和諾魯政府的期待，不只以農牧場的農畜產品，更重要地還要加上推廣戶開闢園圃，自行耕

²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Fund，簡稱 ADF。

作飼養的蔬果和禽畜，共同達到增加在地食物產量之目的，進而降低進口依賴。

據筆者實際訪談結果，技術團團員對自己所執行的四年計畫宗旨和策略大體上認同，儘管有些地方會有不同意見。此外，技術團長期生活在此地，他們能夠從長期累積的生活經驗中去印證計畫的真實性，去解讀計畫的成效。然而，最重要的仍在於執行計畫是技術團的根本職責，因此他們仍盡可能讓自己的行動符合計畫原則。團長和技師們都認同糧食安全在諾魯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園藝技師對筆者表示，諾魯的蔬菜都是空運進口，價格昂貴又不新鮮，諾魯人民收入普遍不高很少吃蔬菜。農場生產的蔬菜價格至少是商店的一半以下，一定可以平定物價，同時也希望藉此提高農民自行種植意願，生產更多更便宜的蔬果，不必再買昂貴的進口貨。而如此一來便提高食用蔬果的機會，改善人民的飲食健康。畜牧技師則說，雞蛋雖然自行生產價格和進口差不多，甚至進口反而更便宜，但是諾魯的雞蛋進口常常出狀況，導致有時全島缺蛋，蛋價飆升。若是本地能提升自行生產，便可減少對進口的依賴，使物價平穩。基本上團員們都同意在諾魯自行生產，可以增加糧食供應的穩定，以及降低蔬果的價格。

然而技術團對計畫也有反對之處，最明顯地就是 360 計畫鎖定在特定進口蔬果種類，限縮整體彈性空間。在諾魯，這六項農畜產品是從幾家大商店的進口商品中挑選出適合生產的種類，分別為：菜葉、西瓜、番茄、胡瓜、南瓜、雞蛋；前五項農產品由園藝計畫生產，雞蛋則是畜牧計畫負責。特別對園藝而言，過去歷屆技術團除了這五種以外，也推廣如青椒、茄子、青蔥、豇豆、木瓜等各種蔬果，但目前農場只生產、推廣這五項農作物，反而造成生產上的不利因素。包括團長、園藝技師及園藝替代役都曾對筆者說明，西瓜、南瓜、胡瓜同屬葫蘆科植物，是不能交互輪種的，否則土壤會累積過多有害物質影響作物生長，他們均認為這樣的限制是有些死板。此外，限制種類也忽略了種類有替代的可能，設限了「減少進口依賴」的作法，團長說：

進口替代，不管你是六種還是七種八種，目的就是說讓他們自己生產，自己有東西吃就不用去商店買蔬菜。...能進來的東西就是較耐儲運的東西，你要跟他拚什麼？替代什麼？就讓它進來阿。你要種它沒有的東西、好種的東西

自己吃，你就不用去買「那些」東西，就會吃「這些」東西。蔬菜的東西是可以替代的啊！（2011/7/31）

從這段話語中可以了解技術團對於計畫細部的操作，有時會有反對立場，但是基本上他們認同計畫的大方向；雖然不贊同限定蔬果種類的做法，但仍然認為增加本地生產是有助益的，重點仍要朝著進口替代的方向努力。

因此，技術團團員基本上認同四年計畫的宗旨和方向，也了解到計畫宗旨與諾魯政府的需求相契合。儘管他們對計畫某部分的策略有所質疑，然而這份質疑的力道卻遠比不上他們對推廣戶的不解和無奈。技術團朝著進口替代努力時，除了增加農牧場的產量，也不忘推廣這項重點；園藝技師曾對筆者說過：「賣菜不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推廣。」背後的意思是，不能只靠技術團經營的農牧場的生產來達到進口替代，重要的是讓當地人民願意自己動手耕種。然而推廣戶呈現出的反應，卻和技術團心中所設定的理想狀態相差甚鉅。

四、在地「他者」的反應

諾魯自磷礦開採以來便開始接觸資本主義經濟，如今諾魯人早已習以為常地用金錢購買東西。³現金是所有諾魯人生活中必須的。如前所述，絕大多數諾魯人的金錢源自公家或半公家機關的薪水，雖然現今的薪資和過去相比降低不少，諾魯人仍舊靠著在公家單位工作，領取薄額薪水養家活口。有些人每半年可以領到來自政府發放的地租、磷礦分紅或退休金，還有些諾魯人會捕魚、製作手工藝品或食物賣錢，或是修車、蓋房子等打零工賺取費用，此外就是更少數有經營企業的諾魯人。若以家戶為單位，除非該戶有人能領到豐厚的分紅或退休金，否則每家至少會有一位成年人有工作收入。而諾魯人的日常飲食依靠商店和餐館的進口，以米飯為主食，搭配魚、雞、豬等肉類或罐頭食物，以及少量蔬果；這裡面只有魚是自己捕的。換句話說，諾魯人的生計依靠的是政府給的金錢和商店賣的商品。

在筆者實際造訪的九戶推廣戶裡，蔬菜類直接化為現金收入的比例趨近零，

³ 現今諾魯通行的貨幣是澳幣。

大部分的產品不是自己吃掉，就是親戚朋友來拜訪時要一些回去。種植這項行為並不是推廣戶的生計活動，也不是一項收入（金錢）來源。在推廣戶家中常見的情況是，只有一人真正在從事種植行為，其他家戶成員很少介入，而這名從事種植者通常也都有一份主要工作，種植只是在他工作之餘和休假期間才進行的活動。因此，不論從家戶還是個人的層面來看，種植行為都不會佔據太多時間。然而對技術團最難以接受的，是很多情況下推廣戶拿了種苗，並不會細心地照顧植物，使的這些作物的存活率很低，少數存活的生長狀況不良，收成很差。此外推廣戶也很少會持續地整理園圃，常可見雜草叢生，而推廣戶也停止從事種植。蔬菜類在推廣戶當中的延續性很低。

動物類則略有不同，有些飼養規模較大的推廣戶，雞蛋或豬是賣給別人化成現金，規模較小的推廣戶，則通常宰殺後自己吃，或將剩餘的肉分給親戚朋友，但也可能會賣錢。飼養雖然還算不上主要生計，因為這些家戶仍然有一份主要的工作，但是重點是它化為金錢的機會和額度都比蔬菜高很多，可成為家戶收入的一部份，尤其是有較大飼養規模的推廣戶。家戶中也是有一名主要從事飼養行為的人，但其他成員的參與程度比起蔬菜要高。動物類在推廣戶的照顧下存活率比蔬菜好，延續性也較高。接下來要從幾個面向分析這種不同延續性的現象。

（一）天然限制

與飼養雞、豬相較之下，種植蔬菜所面臨的天然限制要嚴格的多。種植最大的限制因子是水，諾魯小島並沒有淡水河流或湖泊，主要水源是雨水，絕大多數諾魯家戶都有一座儲水箱，利用傾斜的屋頂設計儲存淡水。地下水普遍鹹度高，只有少數幾戶人家的地下水源較純淨。此外諾魯政府雖然設立一座海水淡化廠，但其量不足以供應全島所需，人民要從淡化廠得到水得先排隊幾天，還須付費。

種植蔬菜需要花費大量的淡水，缺水幾乎是所有種植者的阻礙。筆者停留諾魯期間正好是雨季，但雨不是天天下，一場雨通常只下幾十分到幾小時不等。某些推廣戶對我說只要一個禮拜沒下雨，水箱水位就快少掉一半，他們必須限制種植的蔬菜量或用各種省水方法；有些人的做法是放棄菜葉類較脆弱的植物，把水保留給比較耐旱的瓜類或果樹，還有些人是減低每種植物的澆水量，等到出現缺

水癥候再澆，有人則用廚房和洗澡廢水澆灌，而作物也長得不健康。雨季情況尚且如此，一到旱季更是幾乎全面棄守。諾魯每年的旱季通常為六、七個月但會有例外，去年旱季便持續一整年，筆者還從當地人口中聽聞曾有持續五年滴水未下的大乾旱。諾魯人在旱季時淡水必須留作飲用，根本難以拿來澆灌；淡化廠大排長龍，而且有些推廣戶不喜歡用淡化廠的水，覺得溫度很高味道又怪，拿來澆水對植物不好。在旱季只有很少數擁有乾淨地下水的人家，才可能繼續種植。缺水使得推廣戶在旱季時無水可用，雨季時也得小心翼翼地安排水資源管理。

缺水問題技術團並沒辦法給推廣戶什麼實質幫助。很多推廣戶表示他們想要多一個儲水箱但是太貴負擔不起，同樣技術團也沒有足夠經費替每個推廣戶都裝一座新水箱。雨季時水量較足，技術團可以提供少量的儲水，但必須推廣戶自己來農場載運，有些人沒有汽車就無法這樣做。旱季時技術團光是供應農場就很吃緊，就更不可能再供給推廣戶。技術團給的大多是意見，他們教當地人在漲潮時機地下水鹹分較低時，把地下水和淡水混合拿來澆灌，但是真正這樣做的人不多，幾位推廣戶對我說效果很不好，試過一次就沒再試了。

其他天然限制還有土壤和蟲害。諾魯除了 Buada 是遍地都有天然肥沃黑土，其他濱海的人居地有些地方土壤砂質過高，技術團都建議人們到內陸區挖黑土回來種，但諾魯沒有一片無主地，除非自己本身有地或有熟識的地土，否則黑土很可能要用錢買。技術團所推廣的蔬菜幾乎每種都有蟲害，吃掉葉子和果實，嚴重時會使作物死亡，技師會建議推廣戶早上六點到園圃巡視抓蟲，或是提供農藥噴灑。

綜合言之，在諾魯栽種蔬菜的天然限制是相當嚴酷的，尤其缺水問題更是所有種植者難以克服的障礙，再加上土壤砂質、蟲害等其他限制，使得種植蔬菜困難重重。飼養動物雖然也會受缺水所苦，但比起種植蔬菜要輕微的多。天然限制，尤其水，是阻礙推廣戶種植蔬菜很重要的因素。

(二) 資本

此處資本包括勞力資本和金錢資本。從現階段技術團和推廣戶的互動情形來看，推廣戶若種植蔬菜要付出的勞力成本較多，若飼養雞、豬則是金錢成本花費

較多。

飼養雞、豬除了搭建圍舍要付出較多的勞力成本，其餘只需餵飼料跟餵水，都是十分鐘以內就能完成的簡單工作。但種植蔬菜就不同了，在送種苗的同時，技師會交代推廣戶先做整理園圃的工作，要拔除雜草和表面雜物，挖土深及約三十公分翻鬆土壤，還要用篩子濾掉土中的大石塊，這些工作單靠人力要花兩三天，而推廣戶基本上是沒有機械器具的。接下來將肥料混入土中靜置約一個禮拜，再將土壤堆成一排排田畦（英文叫 bed），才能開始栽種。如果推廣戶家中土地砂質過高，還必須將原本的土挖掉一層，再從靠內陸地區搬運黑土，與肥料混合後再鋪上被挖掉的空間。有些推廣戶的做法是製作各種容器裝進黑土，像盆栽的方式種植。其他工作包括為了攀藤類植物用樹枝搭建攀架，為了防止中午強烈的日照要搭建遮陽網架，製作堆肥，還有每日澆水、巡視等。為了提升推廣戶種植意願，技師有時會帶著農場工人到推廣戶家中協助勞力，幫忙整地翻土。

不過園藝計畫提供最多的是金錢資本，從種苗、肥料、農藥、手工具、遮陽網等等都免費提供，這些東西如果要買不但不便宜，而且可能需要特別進口。但畜牧計畫就不同了，推廣戶從牧場拿到仔豬要先向農業司登記，排隊等輪到自己時再付錢領豬，除了有時技師會自行決定送幾隻小雞、公雞給有心經營者，推廣戶要得到農場的雞、豬是要花錢的，諾魯人從其他諾魯人拿到的豬大多也用錢買，有時是親戚朋友直接給。此外養蛋雞跟豬最大的花費是飼料，商店賣的包裝飼料所費不貲，對飼養家戶是一大負擔。另一部份是圍舍搭建，有些推廣戶只是用鐵皮和木條搭起簡易的圍舍，有些經營規模較大者會興建水泥磚牆地圍舍或蛋雞籠架，要花費的金錢和勞力就更高了。技術團只會提供舊的雞籠給推廣戶，其餘大部分的金錢開銷都是推廣戶自行承擔。

而這其實點出「四年計畫」裡一項迷思：減少進口依賴達到自給自足。像諾魯這樣的小島，要發展現代化的農、牧業，不依賴進口是不可能的。上述所提到的種植、飼養所需要的物質資源，除了很少數如堆肥可以在地製作，其他所有東西都要花錢、都要進口。技術團希望讓諾魯人自行生產食物減少對進口的依賴，但事實上是從一種依賴換成另一種依賴，以一件發生在八月的事件可以清楚看出這個現象。諾魯的雞、豬包裝飼料是由幾家大商店進口，其中品質最優良的澳洲

品牌只有全島最大的商店 Capelle 有進，畜牧技師說使用他牌蛋雞飼料雞蛋產量會降低不少。從八月初開始 Capelle 停止進口蛋雞專用飼料，一直到筆者九月離開諾魯，全島沒有人買的到該優良品牌，筆者租屋處的養雞推廣戶 D 先生和家人開始用另一種雜糧飼料餵食，產蛋量也逐漸減少。畜牧技師也說他不得已只好選用另一牌的蛋雞飼料，但是效果就如預期的差，他說雖然 Capelle 是最大的商家，但偶爾還是會出狀況。包裝飼料對諾魯人是很大的負擔，而技術團對此也幫不上忙，推廣戶 L 女士曾對我說：「我希望技術團能告訴我怎麼自己做飼料，但是台灣人總是說去商店買。」技術團曾構想過在當地自行生產肥料，但經過原料進口成本考量，不如直接進口飼料便宜。於是諾魯的發展就在眾多的進口路線中轉來繞去，從一種依賴途徑跳到另一種依賴途徑；把人的糧食安全換成雞的糧食安全。

園藝計畫的問題也不比畜牧小，只是目前技術團維繫了穩定的進口路線，提供大部分的物質資源給推廣戶，使得他們的生產可說接近零成本，類似畜牧計畫的現象尚未浮現。然而，技術團心中更大更根本的疑惑，是在於即便都替推廣戶承擔這些成本了，為什麼這些人還是不認真照顧，不會像中國農人那樣勤奮地克服天然限制，依舊種出又多又美的蔬菜。也因此，技術團普遍認為諾魯人對飼養動物的畜牧計畫接受度是比較高的，即使要付出金錢資本還是很多人想養豬、雞，動物生長的情形也比蔬菜好；而另一方面則認為諾魯人對種植的意願較低，即使免費提供許多物資也還是種的稀稀落落。但是跳脫只以天然限制和資本來考量，筆者發現還有其他因素在影響著諾魯人的行為，而若換個角度看，諾魯人對兩者的接受度和意願其實是一樣高的。

（三）放任的特質

如前所述，早期諾魯人只吃魚類、椰子、林投果和燕鷗，沒有穀類作物或家畜（Wedgwood 1936），磷礦開採現代化之後也沒有發展農業或牧業（Pollock 1996），因此筆者抵達諾魯之前，心裡想著當地應該沒有太多種植或飼養行為吧。一到諾魯才發現大錯特錯，諾魯人不論種或養都很普遍，而且種類也很多，只是這種種植和飼養的方式和意義，與技術團在推廣發展的「農業」、「牧業」是截然

不同的。

諾魯很多家戶都餵養雞、豬，這些禽畜和技術團農場新進口的蛋雞和種豬品種不同，是很早就進到諾魯，長期生長繁衍下來的當地種；推廣戶如果同時餵養當地種和農場品種，也常常將他們雜交。此外很多諾魯人在家屋附近的空地，也都種植椰子、香蕉、木瓜、萊姆等果樹，尤其在 Buada 因為土壤肥沃，更是長滿了麵包果、刺番荔枝、芒果、釋迦、野柳丁、木薯等各式各樣植物，筆者拜訪過一名住在 Buada 的推廣戶 M 女士，在他家周圍的土地種了至少二十種以上的植物。這些物種從各種管道進到諾魯，其中有很多是技術團、FAO、SPC 等援助計畫引入。

但是諾魯人的飼養和種植方式有一種放任的特質，與技術團預設的農、牧業本質之間有衝突差異。諾魯家戶餵養當地雞是讓牠們在戶外隨意行動，隨處可見雞隻在叢林、雜草中穿梭，和在家屋附近遊蕩，不時也看到母雞帶著小雞過馬路的畫面，這些雞都在野外自行覓食和繁衍，諾魯人唯一做的飼養動作就是邊吹口哨邊灑米粒或麵包屑，雞隻就會自動圍繞過來，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照料。大多數諾魯人不將牠們圈養，有些人將當地雞養在圍籬裡，但時常放出來讓牠走動，同樣也放養雞的 M 女士說：「牠們喜歡在外面，喜歡在地上挖來挖去，把牠們關在籠子裡，牠們就開始生病，一動也不動的...所以後來我都讓牠們在外頭。」諾魯人相信雞在野外可以自己生存的很好。

養豬也有類似的特質，雖然諾魯人不論養當地豬或是農場豬大多會用籠子或圍籬圈住，但是他們也很習慣把豬放出來。諾魯人餵養當地豬都用廚餘或椰子、雜草，有些人也拿來餵農場豬，但包裝飼料通常只會餵農場豬，而有時沒東西可餵了就把豬放到外面自行覓食。在諾魯看到豬像當地雞一樣在叢林間走動也是稀鬆平常的事，豬會自己照顧自己，時候到了就回主人家。養豬的 L 女士說：「有的時候會把豬放出來，讓牠們自己找東西吃。...前幾天母豬生病了，我把牠放出去，牠會自己去吃一些草藥，身體好了就會回來。」雖然豬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待在圍籬裡，但是諾魯人放任豬隻自行照料的情況也十分普遍。

推廣戶都很樂意拿到種子或種苗，他們也都有在種東西，只不過他們種植的方式同樣也有放任性質，筆者在幾位推廣戶身上看到一種與技術團截然不同地種

植思維。住在 Buada 的 H 先生，是今年才開始從技術團領取種苗的推廣戶，他跟我說明自己和技術團接觸中產生的困惑，因為技術團要他做的，和他自身的經驗知識有衝突；過去的他認為種東西是放任、自然的，但技術團卻要他先整好地再說。H 先生說：

你要知道，以前我們種東西都是「撒種子 (throw seeds)」。我的祖父種西瓜只是找個地方把種子撒了，不用照顧、不用澆水，西瓜長的又圓又大。我父親種東西是撒種子，我也是撒種子。看到這幾棵野柳丁樹嗎？都是我吃完果子丟在地上長出來的。看到那片南瓜嗎？那也是我撒種子，他們就長的到處都是。...所以我說我困惑，為什麼要做床 (bed) ? 要給蔬菜睡覺嗎? (笑)

(2011/08/10)

同樣抱有「自然」種植想法的，還有 L 女士：

以前我不會種東西，我只種椰子但是不知道要澆水，我把它交給自然之母 (nature mother) 去照顧，如果椰子死了，沒關係我再去樹林裡拿一顆。...我到 Buada 看到好多果樹，我以為是野生的，後來才曉得那是人種的。...後來我聽同事講，才知原來種東西要澆水、照顧它，以前都交給自然之母。

(2011/08/29)

按照這兩位推廣戶過去的理解，種植只是一項「將種子放到人想讓它生長的地方」單純的行為，並不意識到要照顧，植物自然會成長開花結果。但是這已經不再是推廣戶的觀念了；包括上述兩人，每位推廣戶都知道有些植物生命力夠強韌，像是果樹就不用太照顧它，甚至可以完全放任生長，但有些植物就必須細心呵護，為它準備床和肥料還要每日澆水。推廣戶不是停留在過去的觀念，而是都已學會這些新的栽種技巧，只不過放任的性質在某種程度上仍然發揮影響，使得許多推廣戶傾向種植一些較不必費心力、較自然放任的植物。例如木瓜、香蕉等果樹，或是一到雨季就遍地叢生的南瓜也是幾乎每戶推廣戶都有種；而 H 先生和另一位

推廣戶 Js 先生都不約而同對我說，他們喜歡的是「簡單種、收成好 (easy to grow, easy to harvest)」的植物。

於是，諾魯人對飼養和種植的接受度和意願其實都不低，只不過在有放任傾向的作法下，豬因為適應力較強，在推廣戶中的延續性也相對高。而園藝方面，果樹其實生長和普及度都不錯，南瓜、豆類等在雨季不用照顧就會長的作物也得到很多人青睞，但是相對之下，技術團大力推廣的其他蔬菜，常常需要更細心費力地準備和照顧，在推廣戶中的普遍性和延續性就相對低很多了。技術團對園藝和畜牧兩項計畫，也因而出現兩種不同的評斷。

然而放任式做法並不合乎技術團的要求和目的，放任飼養或種植無法集中式地提高產量，也就無法使人民生產夠多的蔬菜提高飲食中的蔬菜量，再進一步，也無法讓推廣戶藉由種植行為來獲取金錢利潤，使種植成為一項產業。技術團除了希望讓農民自己動手種，更希望將推廣漸漸拉升到發展整體農牧業，讓人民藉由種植飼養行為賺錢增加收入，於是園藝、畜牧兩項計畫都正在尋找有規模、肯認真的幾名核心推廣戶，預計在將來幫他們組成農民組織或產銷班，要使他們能夠穩固、拓展銷售市場。在技術團看來，雞蛋跟豬隻已經頻繁地以金錢買賣，推廣戶也能從飼養行為中得到現金，畜牧是比園藝更有可能發展為一項產業，更有機會達到技術團設定的目標。技術團要把種植和飼養行為發展成投入成本、獲取收穫和利潤的產業，從這一點去進行探察，倒觸及了諾魯人生活中那引人好奇又耐人尋味的特殊面。

五、是什麼樣的轉變？

諾魯人的生活中有很多種不同的行動—思維模式互相拉扯與交融，而技術團所做的，正是將諾魯人的生活從一種模式牽引到另一種模式，形成拉扯、交融中的一股力道。

(一) 把種植當作興趣

在四年計畫的計畫書和 NSDS 裡面，都可看到三個看似相近，細察之下意義卻大不同的三個名詞：農業 (Agriculture)、園藝 (Horticulture)、造園 (Gardening)。

農業，指的是一種為了生計而做的種植行為；園藝，強調的是種植、栽培的技藝，是一門如何讓植物長得更健康、結實更豐饒的技術和知識學問；造園卻很特別，它融合了物質上和情緒上的滿足，包含實用性與藝術性，是一種同時能享受收成帶來的喜悅與種植過程的歡愉的活動。恰好這組對照性可以幫助說明諾魯人的種植行為。

技術團正在操作的，是要讓諾魯人民開闢家庭園圃 (kitchen garden)，傳授栽培技藝，最後要達到讓諾魯人民以種植、飼養發展為農、牧業生計活動。不過在現階段，諾魯人開闢蔬菜水果園圃並不是一種生計行為，諾魯人的生計很明顯的是靠勞力換取公家機關的薪水，再靠金錢到商店購買日常所需，這是絕大多數諾魯人生計型態中的生產—消費路線；金錢已經徹底主導諾魯人的生計，沒有人能夠不靠金錢而生存。另一方面，種植蔬果為的卻不是賺錢，用自種蔬果賣得金錢的案例很少，即使有金額也非常小。諾魯人種植蔬果，很重要一部份原因是因為他們喜歡種，他們可以享受種植過程中的情緒歡愉。M 女士和女兒 T 小姐都對我說：「種東西不是為了賣錢，只是為了好玩 (for fun)」。H 先生同樣也對我說：「我們種東西是為了享受 (enjoyment)，為了家人，不是為了賣錢。我們的心思不在賣東西上，因為我們喜愛自己種的東西，種是為了享受」。推廣戶 R 先生沒有正式的工作，靠著製作一些在地食物和用具賣錢維生，他向筆者表示因為沒有工作想找點事情做，種蔬菜是他的興趣。推廣戶 J 是一名退休老先生，當我第一次稱他農夫 (farmer) 時，他一邊苦笑一邊含蓄地對我說：「別叫我農夫，你看看這像是個農田嗎？我會叫它園圃 (kitchen garden)，這只是我退休後的一個小癖好 (habit)」。每位筆者接觸過的推廣戶，都曾經明顯地表達興趣喜好是他們種植很重要的動機。

於是生產的目的偏向彈性柔軟的嗜好取向，而非生硬的維生需求，對於生產中植物的死亡，雖然覺得可惜但也不是一種「損失利潤」的心痛，至於產品的處置，也不會去斤斤計較它的回收價值，因為這種生產—消費模式的重點擺在過程，要享受種植當中的樂趣。舉一個很特殊的推廣戶為例，正好可以說明兩種模式的差異。筆者一日拜訪推廣戶 Js 先生，起先很一般地聊著蔬菜的話題，後來他突然說他除了種蔬菜還種大麻，這是違法的事但是因為金錢利潤很高所以他為

了生活而種大麻。他在水不足時把所有的水拿來照顧大麻，甚至還到漁業部去要些水來澆，而蔬菜就放著不管，不會花太多心力維持它；他說種蔬菜只是嗜好，但種大麻不只是嗜好，是為了賣錢，錢可以替他解決所有的問題。種大麻是一項生計，Js 要努力確保它的生產良好，種蔬菜則是一項嗜好，可以為生活帶來樂趣。

另一方面，種蔬菜水果是不是為了吃呢？諾魯人對吃蔬果並不陌生，偶爾會到商店買蔬果，但是價格高，買的機會也少。技術團農場生產的較便宜的蔬果，諾魯人也會買來吃，而推廣戶自己種的蔬菜水果，也幾乎都進了諾魯人的肚子。不過這些蔬菜水果在日常飲食中的數量是很少的，這也是技術團希望能改變的現象。諾魯人對蔬菜水果的需求，並不像對其他日常飲食如米飯、魚那麼大。諾魯人餐餐都要吃米飯，加上捕來的魚或是商店賣的冷凍肉品，蔬菜水果通常一週吃一兩次甚至更少，因此對蔬菜水果吃的需求並沒有強烈反應到種植的動機上。諾魯人當然不排斥有時享受收成的美味，但也不會覺得非吃不可而種，興趣還是佔了主要比重。

飼養的行為又是另外一種情況。諾魯人會大略地把豬(雞)分成當地豬(雞)和台灣豬(雞)，「台灣」指的不是血統上為台灣品種，而是指牠們來自台灣技術團的牧場，而諾魯人也用會不同模式飼養、處置兩種豬(雞)。養當地豬或台灣豬可以化為金錢收益，養台灣雞產蛋也可以賣錢，但是養當地雞則只有很少的機會會賣給中國人。養當地動物只需餵廚餘、麵包屑，用更放任的做法和微薄的成本來照料，可是台灣動物就不同了，推廣戶會用比較細心一點的態度和更多的飼料成本來對待。這是飼養行為中金錢投入和獲利的情況，飼養某些動物的行為似乎往賺錢生計取向傾斜。可是養當地雞就比較偏向情感享受的性質，賺錢不是養當地雞的目的，諾魯人也幾乎不吃自己養的當地雞，也不特別作他用。當我問寄宿家庭女主人 M 女士為什麼要養這些雞，她稍微想了一下，露出很難回答的尷尬笑容說：「我想只是習慣有牠們在身邊吧」。養當地雞沒有明確的目的，硬要說的話就像寵物一樣，只是想要養在身邊而養，引一段筆者和 H 先生的對話：

H：雞我分成台灣雞和當地雞，台灣雞主要是下蛋的，當地雞中國人愛吃。
我會把這兩種分成商業雞和當地雞，當地雞會自己找東西吃，只要餵一些

米。不養在籠子裡，當地雞還有點"野"你知道嗎？關在籠子裡牠們會生病。有點像種東西撒種子，當地雞也是丟在叢林裡，長到可以吃的程度再抓。

筆者：你養雞是為了吃牠嗎？

H：並...並不完全是為了吃，像養寵物，如果...如果想吃才抓來吃，幾乎還是都吃商店買的（笑）。...

筆者：以前養了那麼多雞不是為了吃，比較像寵物嗎？

H：不為了吃，像寵物，曾經有幾次非常想念雞肉的味道時會抓來吃，但幾乎都從商店買。（2011/08/10）

（二）分享交換

技術團產生的牽引作用力，除了正試著將種植飼養從興趣、享受過程的嗜好型行動模式，移轉到投入成本—賺取利潤的生計型行動模式，還有試著將對蔬菜水果的需求，從少量食用提升到為了健康而習慣性攝取的程度。除此之外，這股牽引力還與諾魯人的一項行為特徵有關連：分享交換。

分享交換是諾魯社會中很顯著的一項特徵，筆者在諾魯期間也目睹聽聞了好幾次分享行為。在諾魯，親戚朋友之間會分享互助，人們會主動將食物分送給其他家戶，有時如果某一家戶沒錢買米了，也會到親戚朋友家中要些食物或現金。這也使得諾魯人不用太煩惱餓肚子，因為總是可以找的到人支援。分享交換也時常發生在親戚朋友間的互相拜訪，諾魯人互相拜訪的頻率非常高，幾乎天天發生，加上地方小，要到任何一人家中都很迅速方便，拜訪也不必是為了特殊目的，可以只是大家談天說笑。當有人來拜訪時主人會主動將食物送給來訪者，或是來訪者看到想要的東西就會跟主人要，主人都會很慷慨的給予，有的時候要東西的人想付錢，主人大多會說不用，除非對方很堅持才收一點錢；推廣戶自己種植的蔬菜水果，除了部分自己吃，其他部分大多在此時分享交換到他人口中，此外據H先生向我表示，去拜訪他人時也會帶點自種的蔬果去送給別人。分享交換還有另一特質，那就是常以不同的物品做交換。H先生說：「如果今天我有西瓜但是沒有魚，那我就帶些西瓜去跟有魚的人交換，如果改天換成他有西瓜但是沒有魚，而我有魚就跟他換西瓜」。除了自種蔬果，推廣戶養的豬如果宰殺來吃時，

也大多會把肉分享給其他親戚朋友的家戶，有時候自己養的小豬小雞，不論從農場或從其他諾魯人得來的，也會分送給想養的人。可以說諾魯社會中的分享交換行為，大大影響著技術團所推廣的這些品項，也影響了技術團想發展投入成本—賺取利潤的農、牧業之計畫。

技術團所希望的是要讓種植的蔬菜進入到貨幣的買賣，進入到用貨幣交易物品的流動路線，而不只是在物品之間彼此分享交換的打轉，推廣戶都將蔬果產品用作分享，而不將它們用來賣錢，這樣無法形成金錢上的收益。蔬果產品之間分享產生的效益不是技術團的目標，技術團要的是蔬果產品在貨幣交易中換得的現金收入。於是分享交換某種程度上也成了計畫的阻礙；換個角度來說，技術團在此地產生的牽引力，也正在影響著分享交換這項特質，正試著把這種行動思維模式推向以貨幣購買商品的行動思維模式。

六、結語：共存的模式與動態的拉扯

技術團產生的牽引力作用在將種植飼養由嗜好型行動模式移轉到生計型行動模式，將少量的蔬菜水果食用需求提高到為健康而吃的重要需求，還有將蔬果雞豬產品從分享交換的行動思維轉變到貨幣購買商品的行動思維。這裡面每一個行動模式都出現在推廣戶每日的生活中，互相拉扯、作用，而且不是只有跟對應的另一種模式拉鋸，而是所有模式都在互相影響，因為這三個對應組也是互相接連、交錯的。但是這些不同的模式之間如何拉扯、如何作用，彼此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這些是更需要被解答的。

此外，既然是拉扯作用，當然是動態而多變的。諾魯人的種植飼養行為不會一直停留在某個模式，不會永遠只是一項嗜好；漸漸地有人也開始將蔬果拿出來市集上販賣，或是賣給中國人，開始成為一項收入來源。飼養的行為就更明顯，賣豬賣蛋早已是家常便飯的事。而技術團的出現則是一股加速的力道，他們鼓勵推廣戶販賣產品，給予販售建議，也計畫性地協助推廣戶建立銷售管道。此外技術團也大力鼓吹多吃蔬菜有益健康的概念，筆者接觸的每個推廣戶，幾乎都同意吃蔬菜對健康有幫助，也認為應該要天天吃蔬菜，雖然他們並沒有真正這樣做。除了從技術團，諾魯人可以從其他國際組織、NGO、政府宣導、網路、電視、

報章雜誌得到吃蔬果有益健康的訊息，常常受著這些新想法和資訊的影響，有些人在飲食上也可能出現改變。在技術團的牽引推廣之下，推廣戶的行動在這些共存模式中，呈現何種的動態性轉變，則是另一個有待解答的問題。



七、參考資料

【中文部分】

林瓊雲

2009 諾魯農技團—在珊瑚礁上種西瓜。外交部通訊 27(6)。

中華民國外交部

2010 最新消息。網路資源，<http://www.mofa.gov.tw/webapp/content.asp?cuItem=44085&ctNode=1095&mp=1>，2011 年 9 月瀏覽。

2010 國家與地區，諾魯共和國。網路資源，<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177&ctnode=1131&mp=1>，2011 年 9 月瀏覽。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011 駐諾魯技術團。網路資源，<http://www.icdf.org.tw/ct.asp?xItem=4285&ctnode=29793&mp=1>，2011 年 9 月瀏覽。

【英文部分】

Asia Development Bank

1999 Country Assistance Plan(2000-2002): Republic of Nauru.

2007 Country Economic Report: Nauru.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2009 Pacific Multi-Country NMTPF Document, 2009-2012.

Nauru

2006 National Assessment Report: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lock, Nancy

1995 Social Fattening Patterns in the Pacific—the Positive Side of Obesity. A Nauru Case Study. *In Social Aspects of Obesity*. Garfine, I. and Pollock, N. eds. Pp.87-109. New York: Gordon and Breach Publisher.

1996 Impact of mining on Nauruan women. *Natural resources forum* 20(2): 123-134.

SPC and Nauru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6 2002 Nauru Census Main Report & Demographic Profile of the Republic of Nauru, 1992-2002.

Wedgwood, Camilla

1936 Report on Research Work in Nauru Island. *Oceania*, 6(4): 359-391, 7(1): 1-33.



八、執行計畫心得與成果自評

此次田野調查是筆者生平第一次前往諾魯，也是第一次的田野調查經驗。以一名人類學初學者的首次田野調查而言，雖然在調查過程常常徘徊驚惶，不曉得下一步該怎麼進行，但我認為此行仍蒐集到許多寶貴的資料，也算是收穫頗豐。更重要的是，第一次的田野經驗洗禮，使我更深刻體會人類學知識取得之艱辛與困難，而在田野中不斷反省自我人格，不斷試問自己如何有可能跨越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文化藩籬。經歷這段無休止地向外探索、向內反思的心路歷程，人類學家的身體和心智已被反覆考驗至精疲力盡，卻仍感受不到完成任務的救贖，反而看見無窮無盡的知識深淵。

在田野中無時無刻都必須繃緊神經，深怕遺漏掉任何一點蛛絲馬跡，只要處在感官知覺清醒的狀態，就會強迫自己吸取每一份細節。任何一段話語、一個動

作，都在大腦中反覆過濾分析：這背後可能代表什麼意義？我要如何去挖掘出這層意義？這種持續緊繃的狀態往往在某個時間點突然鬆弛。筆者在諾魯的交通是靠腳踏車，每天到了下午五六點完成一日的進度後，拖著身心俱疲的身軀回到住處，只想放空腦袋躺在床上什麼都不想，偏偏這時聽到外頭一陣嘈雜，似乎有什麼值得探詢的事件，但敏感了一整天的觸角卻縮了回來不願再伸出。長時間活在一個陌生的文化場景裡又努力想融入，到後來卻發現自己竟然如此渴望自己所習慣的文化，而且它根本沒有那麼容易就離我而去，只要想暫時脫離他者文化的時候，它馬上就會重新佔據自己。於是筆者經過一個月後，只要感到疲憊就想要跟台灣人聊天，不然就像縮回觸角的那一刻，只想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小房間，讓身在田野中的自己忘記田野中的一切。在這種反覆緊繃又放鬆的週期，身心被他者和自我文化輪流佔據的情況下，也不禁要懷疑自己如何有可能進入到諾魯人的世界中呢？

除了這種自我性格的檢討外，更實際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增進之處。如前文研究方法所提到的，語言是研究進行很大的障礙，並非每個諾魯人都會講流利的英文，有的時候我和報導人只能用殘破的英文互相溝通，得到的訊息零碎不完整，有效性也較低。而大部分時間，諾魯人都是用諾魯語和他人交談，筆者在觀察諾魯人之間的互動時，卻完全聽不懂他們之間的對話，這使得我無法在當下進入情境，只得在事後用可能有誤差的英文重建資訊。然而，諾魯語的發音對筆者極為困難，我不認為在下次到諾魯之前能學會有溝通力的諾魯語。儘管如此，筆者在不斷與諾魯人用不標準的英文交流後，卻也發現自己和對方的溝通越來越順暢，不只是因為英文更流利的緣故，而是我更熟悉了彼此溝通的會話模式。因此，持續的溝通與訪談技巧鍛鍊，和更精準的提問策略，應是未來田野調查可以加強的部分。

此外，本次研究的對象主要聚焦在技術團的台灣人、諾魯經理人、工人以及推廣戶，對於其他重要的行動者如政府農業司，並沒有做深入調查，這是非常可惜的。也希望未來能擴展自己的研究視野和框架，去追蹤蔬菜、水果、雞、豬在諾魯流動的軌跡路線，和流動所經過的人際關係網絡。中國人、FAO、市集攤販、超商經營者、顧客，雖然在本次研究都沒有深入觸及到這些人，但發現這裡面許多人都與蔬果如何形成生計農業，如何納入商品經濟的轉變過程密切相關，拉扯變化是發生於一組人群關係結構中，掌握這組結構才有可能更完整的追溯這段拉

扯變化的過程。



九、田野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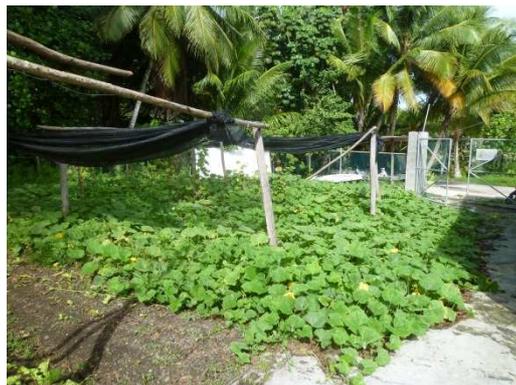
圖一：台灣技術團團部



圖二：技術團園藝農場外觀



圖三：農場栽種的萵苣田畝



圖四：農場栽種之南瓜田畝



圖五：農業司園藝經理人採收小番茄



圖六：技師、替代役、經理人與工人將採收
蔬果秤斤包裝，準備在假日市集販賣



圖七：農場蔬果於市集販賣，人潮熱絡



圖八：當地學童至農場校外教學，工人擔任解
說



圖九:技術園畜牧畜養場外觀



圖十:畜養場內約三個月大的小豬



圖十一:畜養場大型蛋雞舍



圖十二:雞蛋秤重分盤準備賣給商店



圖十三:工人在母豬待產間餵食飼料



圖十四:園藝技師帶著工人到推廣戶家中幫忙
整地



圖十五:畜牧技師為推廣戶上養雞講習班



圖十六:園藝技師為推廣戶上育苗講習班



圖十七:畜牧技師為推廣戶示範小豬閹割



圖十八:筆者與園藝技師於農場合影



圖十九:筆者與畜牧技師於畜養場合影



圖二十:寄宿家庭雞舍外觀



圖二十一:雞舍內部架設好的蛋雞籠



圖二十二:推廣戶興建中的水泥磚豬舍



圖二十三:推廣戶較大型的豬舍



圖二十四:小規模豬隻飼養



圖二十五:將豬隻外放自行覓食



圖二十六:與其他寵物隨意圈養的雞隻



圖二十七:推廣戶園圃,種青椒、胡瓜等



圖二十八:遍地生長的南瓜園圃



圖二十九:搭起攀藤架的園圃



圖三十:用水管、磚頭搭建的花台式園圃



圖三十一:用木頭和網子搭起溫室型園圃



圖三十二:用容器裝盛的盆栽式園圃



圖三十三:開闢好的木瓜園



圖三十四:隨意撒種的木瓜



圖三十五:推廣戶自種的香蕉園圃



圖三十六:從 Bauda 採摘的刺番荔枝及釋迦

World Austronesian
學術研究
計畫辦公室
世界南島



圖三十七:推廣戶自種的木薯



圖三十八:推廣戶自種茄子

